



## 西夏语第九类声母音值拟测之我见

张竹梅

大型西夏字书《同音》仿汉语三十六字母，分西夏语声母为九类：一品重唇音，二品轻唇音，三品舌头音，四品舌上音，五品牙音，六品齿头音，七品正齿音，八品喉音，九品舌齿音。其中，第九品舌齿音类所辖西夏字，其注音汉字除来母、日母字外，还有一些非来母字，如“<sup>□</sup>撝”等，以及汉文复字注音形式的，如“日率”“<sup>□</sup>移则”等。西夏语第九品舌齿音类究竟有几种声母？其音值上有何差异？如何构拟这类声母？各家观点撮要如下（李范文，1986）：

西田	l	ṭ	lh	r	ʁz	ʁ	ñž
索氏	l	ld	lh	r			ž
李新魁氏	l			r	z		ʒ
黄氏	l	ld	lh	r	ʃ		ʒ
李范文氏	l		lh	r	z		ʒ
龚氏	l		lh	r	z		ž

就研究方法而言，“把《同音》与《文海》互相参照，可以确定西夏文字各字声韵母的归类。西田龙雄（1964）即以此为基础，参核西夏文与汉藏梵文的对音资料，作首次有系统的拟音。后来 Sofronov (1968) 更辅以反切资料，改进了西田的拟音”，“西田龙雄根据对音资料分别拟出 l-, ṭ-, lh-, r-, ʁz-, ʁ- 与 ñž 等七种声母”，“Sofronov 把舌齿音的反切整理出来，共得二十个反切连锁”，拟出 l-, ld-, lh-, r-, ž- 五种声母（龚煌城，1981）。龚煌城先生则在二人的基础上分析 Sofronov 的反切连锁，参照西夏文与汉藏文的对音拟出 l-, lh-, r-, z-, ž- 五种声母。李范文先生主要依据《同音》中的反切系联，参照汉藏文对音拟出 l-, lh-, r-, z-, ž- 五种声母。黄振华等人主要通过系联《文海》中的反切，参照汉藏文对音，拟出 l-, ld-, lh-, r-, ʃ-, ʒ 五种声母。李新魁先生拟出了 l-, r-, z-, ʒ- 四种声母。各家虽然视角不同，但大都是通过藏文梵文对音来构拟的。我们结合另一部西夏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拟从夏汉对音的角度以及西夏文反切上字与注音汉字的声母关系上，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地探讨。《番汉合时掌中珠》所记录的夏汉文字虽同为部首笔画组字，却

是逐一对音的。考察这些注音汉字所承载的语音信息，有助于我们弄清楚这一问题。

先讨论来母。《番汉合时掌中珠》注音为汉语来母字的西夏字计 187 个，其中有反切的计 94 个，兹录于下：

西夏字	汉义	反切上字	注音汉字	三十六字母
	親	四	親 力	勒 来
	駭	虽	盤 略	勒 来
𐰇	重	𐰇 六 <sup>③</sup>	勒	来
𐰈	狼	𐰇 六	勒	来
𐰉	琥	𐰇 六	勒	来
𐰊	松	𐰇 六	勒、○勒	来
𐰋	午	𐰇 六	○勒	来
𐰌	风	𐰇 六	○勒	来
𐰍	怠	𐰇 庐	勒 <sub>合</sub>	来
𐰎	箏	𐰇 勒	量○	来
𐰏	桌、丈	𐰇 勒	量	来
𐰐	司	𐰇 六 <sup>②</sup>	𐰇 罗	来
𐰑	田、畴	𐰇 六	𐰇 罗	来
𐰒	纱	𐰇 冷	𐰇 罗	来
𐰓	楼、娄	𐰇 六	𐰇 罗	来
𐰔	气、许	𐰇 六	𐰇 罗	来
𐰕	凭	𐰇 入 <sup>③</sup>	𐰇 罗	来
𐰖	病	𐰇 汝 <sup>②</sup>	𐰇 罗	来
𐰗	山 (羊)	𐰇 日	𐰇 罗	来
𐰘	萝	𐰇 冷	𐰇 罗	来
𐰙	笛、管	𐰇 离	六	来
𐰚	毡	𐰇 列	六、略	来
𐰛	世	𐰇 日	𐰇 六	来
𐰜	诸	𐰇 日	𐰇 六	来
𐰝	竹	𐰇 力	𐰇 六	来
	𐰞	得	𐰇 力	𐰇 六 来
𐰟	楸	𐰇 力	○六 <sub>合</sub>	来
𐰠	失	𐰇 黎	六 <sub>合</sub>	来
𐰡	丝、(绫) 罗	𐰇 黎	领	来
𐰢	局	𐰇 六	领	来
𐰣	與	𐰇 茹 <sup>③</sup>	领	来

商	罗 (云)	离	力	来
能	马	茹	力、力	来
能	马 (齿菜)	茹	力	来
黄	盔	黎	力	来
鞍	阁	黎	力	来
傲	面	六	力	来
	鬲	力	力	来
兜 <sup>⑤</sup>	骨	力 <sup>①</sup>	力	来
甄	弦	任 <sup>⑤</sup>	力	来
殿	缝	茹	力	来
越	腊	日	力	来
通	枢	勒	令	来
妨	乙	路	令	来
蔬	项	力	令 <sub>合</sub>	来
纛	毯	纛	浪	来
撤	骆	路	浪	来
	籍	乾	日 (力冷) <sup>④</sup>	来
	戮	农、耕	略	来
	戮	裤	累	来
纛	悔	力	力	来
吸	滞	六	力	来
能	得	入	力、力、力	来
熨	和 (风)	六	力	来
惟	下、奉	略	辣	来
能	北	仿	辣	来
能	证	仿	辣	来
弦	毛 (棚)	仿	辣	来
能	额	仿	辣	来
	鑫	迷、失	力	来
能	鹿	力	辣	来
能	闪	力	辣	来
能	灰	力	辣 <sub>舌合</sub>	来
能	舌	累	辣 <sub>合</sub>	来
能	旧	累	泪	来
能	一	力	姿	来

𐰇	汽、蒸	𐰇	縲	娄、 <small>娄合</small>	来
𐰈	加	𐰈	𠂔力	鲁	来
𐰉	虫	𐰉	力	鲁	来
𐰊	石	𐰊	力	庐	来
𐰋	凿	𐰋	力	卢	来
𐰌	宝	𐰌	𠂔	栗	来
𐰍	棚	𐰍	𠂔力	𠂔栗	来
𐰎	所	𐰎	𠂔力	𠂔栗	来
𐰏	取、拉	𐰏	累	縲	来
𐰐	子	𐰐	勒	縲	来
𐰑	人	𐰑	庐	縲	来
𐰒	厚	𐰒	勒	腊	来
𐰓	手	𐰓	勒	。辣	来
𐰔	和 (泥)	𐰔	勒	落	来
𐰕	麦	𐰕	领	癩	来
𐰖	醋	𐰖	𠂔六	梨	来
𐰗	笊篱	𐰗	炉	郎	来
𐰘	姨	𐰘	路	郎	来
𐰙	雕	𐰙	路	郎	来
𐰚	砖	𐰚	路	郎	来
𐰛	髓	𐰛	力	郎	来
𐰜	苇	𐰜	勒	郎	来
𐰝	梨	𐰝	路	郎	来
𐰞	归	𐰞	𠂔力	梁	来
𐰟	福	𐰟	勒	。良	来
𐰠	藁 (菜)、百 (叶)	𐰠	𠂔力	。良	来
𐰡	筓	𐰡	日 <sup>①</sup>	。戮	来
𐰢	邪 (星)	𐰢	𠂔力	力局	来

如果仅从注音汉字的声母类别来判断，这些西夏字应当归属于同一个声母——来母。然而它们的注音汉字却是五花八门的：有单纯的汉字，如“郎”；有在汉字上下角添加“○”、“口”符号的，如“。辣、力<sup>○</sup>、量<sup>○</sup>”、“<sup>𠂔</sup>栗”；有在汉字右下角添加汉字的，如“辣<sub>舌合</sub>、令<sub>合</sub>、领<sub>重</sub>”，还有汉文复字注音形式的，如“力迥”等等。这些不同的注音方式显示出《番汉合时掌中珠》的作者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设法描写汉语中所没有的西夏语音，它们与不添加任何符号的汉语来母字所表示的意义应该有所不同。那么这种“不同”究竟是什么？是音值。比较明显的一点是它们的反切上字有所不同。我们结合这 94 个西夏文的反切上字做一

分析（无反切的大都可与有反切的系联）。

这一组西夏文的注音汉字虽为一类，但其反切上字却分为三类：一类是来母字；一类是带有添加符号的来母字；一类是日母字。标注日母字的又同时标注来母字（见上表）。注音汉字右下角添加“重、合”等汉字的，与韵母有关，不在讨论之列。注音汉字和反切上字均为来母字的，其西夏语声母类同汉语三十六字母的“来母”。注音汉字上下角添加“○”符号，表示一种语流音变（张竹梅，1998），也不在讨论之列。剩下的只有两类：添加“口”符号的和日母或日母来母两注的。从汉语角度讲，反切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反切上字与被切字声母（声类）相同，但是上面这两种对音关系则并不完全如此，而且还比较独特。那么它们所标注的西夏字的声母是否也有差别呢？我们仍然从注音汉字和反切上字入手。

注音汉字添加“口”符号的，反切上字也多添加“口”，例如，<sup>□</sup>罗—<sup>□</sup>六、<sup>□</sup>罗—<sup>□</sup>冷、<sup>□</sup>六—<sup>□</sup>力、<sup>□</sup>辣—<sup>□</sup>力、<sup>□</sup>辣—<sup>□</sup>鲁、<sup>□</sup>栗—<sup>□</sup>力，它们与单纯的来母注音汉字应有不同。另外，注音汉字“<sup>□</sup>罗”所标注的西夏文反切上字，既有“<sup>□</sup>六”，也有“入·茹·日”等日母字；注音汉字“<sup>□</sup>六”所标注的西夏文反切上字，既有“<sup>□</sup>力”也有“日”；注音汉字“<sup>□</sup>令”标注的西夏文反切上字既有“<sup>□</sup>力”，也有“任·茹·日”等日母字。“<sup>□</sup>领”虽然麻烦点儿，但反切上字也是来母日母两注的。再从反切上字看，反切上字<sup>ㄩ</sup>①注音汉字有“日·<sup>□</sup>力”，反切上字<sup>ㄩ</sup>②注音汉字有“<sup>□</sup>六·汝”，反切上字<sup>ㄩ</sup>③注音汉字有“六·入·茹”。反切上字<sup>ㄩ</sup>④“日·<sup>□</sup>冷”两注。另有西夏字<sup>ㄩ</sup>⑤，反切上字<sup>ㄩ</sup>①，注音“<sup>□</sup>力”；<sup>ㄩ</sup>⑤作反切上字时，注音汉字为“任”，而它们所用的注音汉字则均为“<sup>□</sup>冷”。可见注音汉字上添加“口”符号的来母字与日母字关系非常密切，它们之间或同用或互用或递用，俨然如同一类声母。

另有汉文复字注音形式“力迴”，这是一个反切注音方式。因其反切上字标注为“<sup>□</sup>力”而归入后一类（张竹梅，2004）。

要而言之，《番汉合时掌中珠》中与汉语来母字对音的西夏字有两类：

一类是注音汉字与反切上字均为来母字而基本上无添加符号的；

一类是注音汉字有添加“口”符号的，或反切上字为日母字，或日母来母两注的。

前一类类同汉语三十六字母的“来母”，其音值可构拟为 l-；后一类虽与前一类有所不同，但从其注音汉字与反切上字的关联上看，其音值也应是极其接近的。鉴于这一类的注音汉字为来母字添加“口”符号，又与日母字关系密切，其音值可构拟为 r-。r 与 l 发音部位相同、发音方法极为相近，而 r 的浊音色彩更浓重一些。

再来讨论日母。《番汉合时掌中珠》注音为日母字的西夏字计 11 个，其中有反切的计 7 个，兹录于下：

西夏字	汉 义	反切上字	注音汉字	三十六字母
𐞗	柏	𐞗 示	柔	日
𐞘	(欺)凌	𐞗 示	柔	日
𐞙	枷	𐞗 示	柔	日
𐞚	儿	𐞗 如	儿	日
𐞛	凌迟	𐞗 殊	儿	日
𐞜	秣	𐞗 石(日率)	日率	日(审三)
𐞝	烦	𐞗 殊	日知	日(知)

这7个西夏字以注音汉字论有两种形式：汉文单字注音和汉文复字注音。从注音形式上看它们是有所不同的，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些西夏字的反切上字为禅母字。虽然有一个“如”字，但其注音汉字“儿”所标注的另一个西夏文的反切上字为“殊”，禅母。尤其是𐵇（秣）的反切上字𐵇， “石·日率”两注，注音汉字又是“日率”。由此可见西夏语第九品舌齿音日母与汉语三十六字母的日母音值多少有所不同。这一组中与汉文复字“日X”对音的西夏字还有两个，但无反切：

西夏字	汉 义	反切上字	注音汉字	三十六字母
𐵇	脉		日责	日（照 <sub>三</sub> ）
𐵇	嫁		日识	日（审 <sub>三</sub> ）

《番汉合时掌中珠》时期的汉语知·照组声母已经合流（张竹梅，2002），且《同音》中也只有正齿音章组一类，“日X”的结构特征实际上是“日母 + 照组清音”——次浊 + 清音，类同“尼X”。“尼X”标注西夏语齿头音和正齿音的全浊塞擦音声母字。按例，“日X”所标注的西夏字应为九品舌齿音的全浊擦音声母字才是，但是这类字《同音》《文海》没有放入第七品正齿音类，而归入第九品舌齿音类，这至少说明在西夏人的听觉上“日X”所标注的语音与七品正齿音类不合。现在看来，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七品正齿音的禅母，也不类同汉语的禅母（张竹梅，2004）。基于我们把西夏语第七品正齿音构拟为舌叶音 *tʃ* 类（张竹梅，2002），鉴于这一组西夏字《同音》归入第九品舌齿音类，其发音部位应与日母、来母相同或相近。其注音汉字后一字为照组字，反切上字又是禅母，结合藏缅语族羌语支各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状况，这一组西夏舌齿音日母字的音值可构拟为 *ʃ* ——与舌齿音有关，与汉文注音形式“日X”有关，与日母注音汉字有关，与禅母反切上字有关，而且来母、日母注音汉字之间又有一定的联系。

《番汉合时掌中珠》中还有一组以“<sup>口</sup>移X”或“<sup>口</sup>移”“<sup>口</sup>撈”等注音的西夏字，其注音汉字与日母字无关，但《同音》却归入第九品舌齿音类。这一组西夏字计26个，兹录于下：

西夏字	汉 字	反切上字	注音汉字	三十六字母
𐵇	小、稀	𐵇 祀	<sup>口</sup> 移则	喻 <sub>以</sub> （精）
𐵇	（白）日	𐵇 祀 <sup>®</sup>	<sup>口</sup> 移则	喻 <sub>以</sub> （精）
𐵇	南	𐵇 祀	<sup>口</sup> 移则	喻 <sub>以</sub> （精）
𐵇	水		<sup>口</sup> 移则	喻 <sub>以</sub> （精）
𐵇	露		<sup>口</sup> 移则	喻 <sub>以</sub> （精）
𐵇	甘		<sup>口</sup> 移则	喻 <sub>以</sub> （精）
𐵇	檐		<sup>口</sup> 移则	喻 <sub>以</sub> （精）
𐵇	心		<sup>口</sup> 移则	喻 <sub>以</sub> （精）
𐵇	河		<sup>口</sup> 移则	喻 <sub>以</sub> （精）
𐵇	豹		<sup>口</sup> 移则	喻 <sub>以</sub> （精）
𐵇	衔铁		<sup>口</sup> 移则	喻 <sub>以</sub> （精）
𐵇	扫帚		<sup>口</sup> 移足	喻 <sub>以</sub> （精）

𪛗	扫		𪛗	移足	喻 <sub>以</sub> (精)
𪛘	火炬		𪛘	移足	喻 <sub>以</sub> (精)
𪛙	主持		𪛙	移作	喻 <sub>以</sub> (精)
𪛚	寿		𪛚	移将	喻 <sub>以</sub> (精)
𪛛	滞		𪛛	移责	喻 <sub>以</sub> (照 <sub>上</sub> )
𪛜	人、房	𪛜	祀 <sup>⑥</sup>	𪛜	精
𪛝	汉	𪛝	祀	𪛝	精
𪛞	梳			𪛞	精
𪛟	男、儿	𪛟	祀	𪛟	喻 <sub>以</sub>
𪛠	靴	𪛠	邪	𪛠	喻 <sub>以</sub>
𪛡	脊			𪛡	喻 <sub>以</sub>
𪛢	尽、皆			𪛢	喻 <sub>以</sub>
𪛣	婚	𪛣	俗	𪛣 <sub>合</sub>	喻 <sub>以</sub>
𪛤	甥	𪛤	俗	𪛤 <sub>合</sub>	喻 <sub>以</sub>

以注音汉字论，“移”，喻<sub>以</sub>母，应入第八品；“拶”，精母，应入第六品。例如：

西夏字	音韵地位	汉义	注音汉字	音韵地位
𪛗	八 1.67	匙	移	以之开三平止
𪛘	八 2.77	问	移	以之开三平止
𪛚	六 1.68	秋	拶	精末合一入山
𪛛	六 1.68	肺	拶	精末合一入山
𪛜	六 1.80	椒	拶	精末合一入山

按例，添加“口”符号应分别表示全浊喉音和全浊齿头音，但是《同音》却均归入第九品舌齿音类。此亦可证“<sup>口</sup>移则”类汉文复字并非反切注音形式。“责”虽为照<sub>上</sub>母字，但在《番汉合时掌中珠》的汉语方言中，照<sub>上</sub>读入精组已经不是问题，因此我们仍把“则”“责”看作语音趋同，“<sup>口</sup>移责”类同“<sup>口</sup>移则”。另外，<sup>口</sup>移的注音汉字“<sup>口</sup>移则”，<sup>口</sup>拶的注音汉字“<sup>口</sup>拶”，二者对应的反切上字均为𪛜（祀）<sup>⑥</sup>。如此一来，无论是“<sup>口</sup>移则”还是“<sup>口</sup>移”“<sup>口</sup>拶”，其反切上字的注音汉字均为邪母字，这一组也因此而得以系联。龚煌城先生认为，“以汉字[<sup>口</sup>移则]，[<sup>口</sup>移足]等及[<sup>口</sup>拶]字注音的字与以汉字[<sup>口</sup>移]字注音的字实不可分，应该合为一类”（龚煌城，1981），是完全正确的。不同的是这一组字归入《同音》第九品而非第六品，它们所代表的是西夏语第九品舌齿音日母而非第六品齿头音邪母。如果我们认为“<sup>口</sup>移X”后一个精母字所表示的是发音部位的话，“<sup>口</sup>移”所标注的西夏字其发音部位又该是什么呢？而这两类西夏字又的确“应该合为一类”。我们认为“<sup>口</sup>移”后面的精母字表示的不是发音部位，而是这一类西夏语声母的音值取向。这样才能更合理地解释为什么注音汉字“<sup>口</sup>移X”（<sup>口</sup> + 喻<sub>以</sub>母 + 精母）、“<sup>口</sup>移”（<sup>口</sup> + 喻<sub>以</sub>母）、“<sup>口</sup>拶”（<sup>口</sup> + 精母）等不同形式所标注的西夏字《同音》均归入第九品而反切上字又如此一致。另有一例：

西夏字	音韵地位	汉义	注音汉字	三十六字母
精	六 2.24	茄(子)	口移全	以支开三平止/从仙合三平山

这是一个汉语借词,《同音》入第六品齿头音。《番汉合时掌中珠》中为西夏全浊塞擦音声母字注音的方式一般有两种,或在同部位清音、次清音汉字前加次浊音汉字“尼”,如“尼则”“尼正”等,或在同部位清音、次清音汉字左上方添加“口”符号,如“<sup>口</sup>精”等。如若表示西夏语齿头次清音声母字,单用“全”即可;如若表示齿头全浊音声母字,其对音方式又与通例不合,且只此一例,其原因不得而知,暂视作例外。

与汉语“<sup>口</sup>移则”、“<sup>口</sup>移”、“<sup>口</sup>撝”等对音的西夏字实为一类。这一组西夏字《同音》归入第九品舌齿音类日母,对音形式为汉文复字或添加“口”符号,而“移”标注的西夏字为八品喉音类,注音汉字左上角又添加“口”符号,后一字又与精组字有关。鉴于此,这一组西夏语舌齿音类日母字的音值可构拟为 **ɦz-**。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同音》第九品舌齿音类有四种声母:

l-    r-    **ɦz-**    ʃ-

(作者通信地址: 江苏大学人文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13)